

日一十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
期
五

學 匯

第
四
百
三
十
九
期

學
匯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錄 目 期 本

趕快救呀！

無政府和孔子

地獄靈魂記

囚籠

革命家的人生觀

悽慘之聲

別真品

一生

讀過「重做人」的疑惑

教育叢談——彼格羅 (M.A. Bellow) 的性教育

記 者

老 梅

索 非

因 徒

存 台

文 彬

柴 寅

莫 仲

紅 譯

華 清

趕快救呀！

——為持平——

記 者

社會主義者對於監獄不能不坐，不坐不知道其中的實況；可是不能長坐，長年坐着可就壞了！記者是過來人——阿呀，監獄實在不堪長坐的呵！

同志們！我想大概都已經讀過夢君的「請大家聲援在滬獄的持平」了，同志們，我們將用何種方法救我們的持平？持平在獄將屆

下： 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俄國在獄革命黨人）不出版發售目一（以上諸書，請向「廣東新會城基並口益興印刷局」購）

「這事情的詳細，我也不得而知，不過耳聞他想升官發財，就自己跑來報告了。」

「吓！他怎麼忽然想要「官」要「財」呢？」

「那也莫名其妙，聽說受了誘惑呀。」

「吓！是誰誘惑他的？」

「……」他笑了一笑，重又欲窮嘆着說：「唉！可不說

「吓！我口裏吓着，心裏思想：他（被捕的青年）究竟是我的朋友嗎？不錯的，他實在是初交的朋友呀。朋友？既是朋友，他怎麼把我拉入呢？除非他是我的仇敵。但是我的仇敵嗎？不，我不敢說。

他雖然是我初交的朋友，但在那很長會集的二十天裏，我已經觀察過他的個性，人格，和缺點來了；且不說他的個性和人格，單就缺點看來，他是一個「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人呀。是的，「愛好虛榮」，

「妄圖厚利」，「好說大話」，……實在是現社會人們普通的壞處，不單是他一個人。我記得從重回到北京的時候，曾經向老梅等約略提及，並且表示我個人不願意再和他做朋友——唉，那知道祇這一回的交接，他便喪心癡狂地苦害起我來。害我一個人猶可說，只算我瞎了眼晴，錯交了朋友，依着「因果律」說來，受累是當然的結果；但是那純潔的陝西軍隊何辜，真誠的至好朋友何辜……面竟一翻牽入呢？

他母親對我說的那句駭人的話——「……他已經把你牽入……」——起先我總是納疑不信，現在却已証實了，換句話說：已經證實他是我的仇敵！

天漸漸地明了，時光很迅速地飛去，離開那危險的痛苦一時近似一時。我想：今天再「受審」（過堂）的時候，我預備如何應付呢？最壞

罪

的，在這事件——炸曹案——發生以前，我的確隱約知道一些，假若他就拿這點來證明我是「同謀犯」或「証指我為「主使者」，那時候，我究竟應該怎麼對付呢？如果承認是「主使者」，那我就沒有命了；如果承認是「同謀犯」，至少也得「一等有期徒刑」的幽禁，阿呀！我究竟應該怎樣呢？况且，那法官的「今夜這種小小的刑法，只不過先送給你一個信，大的厲害的還在後頭等着你呢——」那句話的餘音，還縈繞在我的耳裏，不由得我不驚心！我當幼小時會受過母親的輕鞭和教師的薄懲以外，從沒會親近過厲害的「刑具」，昨夜那兩次的皮鞭，我已經有些承受不住了……阿呀！素非，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吓！我記起大杉榮的「被告術秘訣」來了：他在那篇文字寫着：最壞的是被捕以後受審時的「多頭瞎白」，……把那些不關本案的事情，和有的事情，烏有的事情，都一乾二淨地「瞎白」出來，好像和同夥並朋友們在一起隨便談話的樣子，甚至連在友輩中間也不能隨便說的話都「瞎白」出來，——他（被捕的青年）如今正是這個情形呀。大杉榮告訴我一個最好的法子，就是對於法官的無論什麼問題的辯答「

……再沒有比「實不發」為妙了；不然，或說「是」，或說「不是」，或說「不知道」或說「不明白」，或說「忘了」，或說「不記得」，或說「對於這些，沒有回答的必要」，或說「總而言之，這樣事情不能講」，這便是簡單明了的秘訣呵！好！今天受審的時候，我就照着大杉榮所說的法子應付去。

（本節未完）

四籠

（續）

四徒

七

誰能逆來順受呢？

三

惟獨那視死如歸者吧？

七二

人生便是這們無意義嗎？

庸庸碌碌的生；

輕輕易易的死。

七三

拿住了一個骰子——

但想起來我的遭遇，

不由得釋放了牠。

七四

渴了！

需求着解渴的飲料，

那怕極少極少的一滴呢。

七五

小花剛從雷雷裏露出來，

便密密地蒙着塵土。

七六

秋雨的浙瀟聲，

宛似少婦的哭泣——

寬心些罷，我愛，

哭泣是不能拯救他的。

七七

陰影蹲在墙角那塊石頭道：

「我們是黑暗的先驅。」

七八

在不知不覺中

生命之流偷着流過去了。

七九

願我是一滴甘露，

去滋潤那愁苦者的心花。

八〇

籠中的鳥向天空的鳥警告說：

「注意呀，

你們是未來的被虜者呵。」

(未完)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革命家爲了人類的人生高等愉快與幸福，千辛萬苦的思想從枉階的階級的非人的生活社會里，創造出他理想的自由平等之真正人的社會，所以自己的人生觀，是要有合理的要求，纔配做革命。然而據我所見的革命家的人生觀，再合理不過了。因爲他認清了他的職責，無時無地不爲人類去奮鬥。在此熱烈的奮鬥生活之中，只有真理是他拜倒的，只有不違反人生的真理是他所和道的，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本來人生是自由的平等的活潑的豐富的美滿的，在合理路上發展偏偏有些什麼英雄，偉人，學者們弄出些什麼宗教、法律、道德等不合理的東西來抹殺人生的意義，將各個人個性與社會性摧殘到了不可言的地步，簡直虛偽化了。革命家在如此的環境里，若單本着那科學家與文學家的片面解釋人生的論調，是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個人主義只能發揮自我的思想，而將人類社會的全體，攔在一邊，不免有貴族的臭味；現狀派的零碎的點滴的改造，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機械論者

，只看到物質的原因能解決人生，結果將活的人生，弄成了一堆機器；唯情論者，也單以真情之流，抱辦了人生，更覺太不着邊際了；自由論者，專從意志上努力，也有些忽視了社會進化向前因後果；智識階級，誇張其腦筋過人，硬埋頭書案，製造謬言以欺世；勞動階級，日事手胼足胝，只討着奴隸的生活，一切科學藝術愉快與幸福，無領略的餘地。像如此的社會現象，人生的樂事，不知究竟何在。因此革命家便將他們所不能完全發揮的偏執，以全副精神打破，創造出新的，人生觀，要求人類的理想社會，完成我們人類的自由平等的美，善，真的人生，一個人也不要發牛麵包的恐慌，一個人也不要有失戀的苦痛。科學化藝術化的世界，才是滿足人類生活的正當要求，而革命家於此科學藝術化的現象，眼光早要射在此點，那末理想的要求，不至前途無從着落。總之革命家兼容並包的將人生觀這樣的立脚，各個人之不能走到的而他能完全担負起來，且抱一「愚公移山」的精神，勇敢跋涉，何不合理之有？如此，我便將革命家的人生觀逐條解釋如下：

悽慘之聲

(未完)
文 彬

朔風颯颯，嚴寒刮膚，砂揚塵飛，撲面如刺。好一個首善美麗的北京城，全被那嗚嗚的朔風捲着污濁的灰沙罩罩，好似一望無際的曠野起了濃霧一般。
這正是我披着書包；低首頸兒，封着袖兒，冒着大風，衝着塵沙同寓的時候。
呀！凜冽的嚴冬，吹着嗚嗚地狂風，不覺的叫我打了幾個寒戰！我雖是個無勇的柔弱者，並不因其似魔鬼般的朔風繼阻便止了我的前進。嗚嗚一陣一陣的狂風又擊着塵沙擲在我的臉上，將我的眼睛幾乎

學 匯

刺瞎；站了站脚步。霎時，嗚嗚地汽車聲，叮噠叮噠地馬車聲……一切聲，同時並夾雜着嗚嗚破碎喊叫之聲——不住的刺入耳鼓……我仰頭一望，便是一個五十多歲討飯老頭子跪在那朔風飄揚沙揚塵飛一眠醒不望頭的大街旁叫號！

「隨官發財老爺太太們！可憐可憐我這個受罪的牛路瞎子，給我一個銅板吧。就當你老爺少喝碗香茶，少吃一根香烟……」
「好老爺太太們！可憐……我！把你那些剩飯爛菜給我吃些權當喂你老爺家內小狗兒着！就是我死後變靈變馬也忘不了你老爺們！輩子恩德……」
「善心的先生們，救苦救難的太太們，凍死了我瞎子！餓死了我瞎子，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叫我這個窮命活受罪的鬼，怎樣……」

聽罷，老頭哀號的叫聲，淚珠兒不覺的灑濕了衣襟。但他的僵硬的身兒，慘灰色的面孔，令我更外心中難過！

迴響地朔風，更吹得緊了！污濁的灰沙油而亂擲，漫漫的長街好像斷了消息一樣。我走的遠了，還微微聽得他那悲慘破碎的聲音在那一眼望不盡頭的大街旁不住的喊叫……

一九二四，一二，八，於京。

柴向寅

別眞晶

那日愁雲慘淡萬里凝，
狂風暴作，
灰塵滿空；
眞，晶將別我而遠行，
即煙店的轉角處，
無形的

五

竟割斷了我們的離情。

坐車上：

明知背後景象與前同，
但總無力回頭一顧，
無聊的摸弄眼睛。

到校後：

呆坐凝思，
出神的咀嚼人生。

十一月十三日於朝大

一生

(續)
莫泊三著
殘紅譯

但是佐羅沙利的事件以來，她和尤林便分居了。在他們目下的情形和好似是不可能的，尤林愛了別一個人，她知道；忍受他的親近這個思想又充滿了她的憤恨，她沒有可以商量的人了。她立意去見皮可寺長告訴他，在悔悔的許可之下，那一切又都在這件事上重壓在她的心頭。

她在小花園裏讀完了祈禱書當她到的時候正栽果子樹呢。

除了幾分鐘沒要緊的事情之後，她吞吞吐吐的說，紅潮漲了起來：「我要悔悔，寺長先生。」

他詫異的看着她，他把眼鏡退在額上，他於是大笑起来。「你的確沒有良心上的大罪。」這便大大的窘迫住她，她答道：「沒有，但是我要求你的教誨，那是這麼——這麼——這麼痛苦得我不敢冒然說出來。」

他登時放下他的嘻笑的樣子便回復了他那教士的態度。「好，我的孩子，我要在懺悔場上聽着你的來吧。」

她却退縮不前，不能決斷，被一種說這些事的狐疑所遏止住了，她一半也是羞愧，屏息在這空虛的教堂之中。

「或者別的，不——牧師先生——我可以——我可以——倘若你願意，現在告訴你什麼把我引到這裏來吧，讓我們去坐在那裏，在你的小花亭子上。」

他們向那裏走去，約翰努力想着她該怎樣開口，他們在花亭上坐下，接着，彷彿她自己懺悔似的，她說道：「神父——又聽着了一番，還是重複說道：『神父——心裏一動便又不做聲了。』」

他等候着，他的手交叉在他的肚上，看着她窘迫，他尋法或勵她道：「怎麼，我的女孩子，你一定估量你是害怕呢；來，放開眼子。」

她振作起精神，就像冒昧衝入危險之中的一個懦夫似的，「神父，我喜歡再有一個孩子，」他不回答，因為他並不明白她，地於是講解起來，畏縮得連她自己都說不清楚了：

「我如今完全是獨自個活着了；我的父親和我的丈夫到不在一塊兒；我的母親死了；而且——而且——」她抖了一下又添着說，「有一天我免不了還要失掉我的兒子呢，我那時成了個什麼了？」

她不做聲了，教士，迷惑着，睜着看着她，「來，拿住你的題目的主眼。」

「我還要有一個孩子，」她說，他於是微笑着，慣了鄉下人們的粗俗的諧謔，他眼下並不窘迫，他便回答，把他的所怪狡猾的一動：「好，我似乎覺着這只攪着你自己呢。」

她把他那真率的眼睛向着他的臉抬了起來，胡亂支吾道：「但是

但是——你明白麼——從——你所知道的——女僕的事情以來——我的丈夫和我已經——已經完全分居了。」

慣了鄉下人們亂雜不尊重的關係了，他詫異這種情節，立刻他以爲他弄出這個年輕女人真正期望了；他從眼角裏看着她，心裏充滿了慈悲和對於她的苦難的同情，他說道：「哦，我一概明白了。我知道你的寡居總會壓倦了你。你是年輕而又十分廉潔。這是自然的，十分自然的。」

他微笑着，放出他那種鄉村教士隨口亂講的性情，拿手輕輕的拍着約翰，他說道：「那是可以允許的，的確很可以允許的，按着訓言，你是嫁過的了，你不是嗎？好，那麼，還有什麼傷損呢？」

她沒有開口，他隱藏有的意思，但是她剛一看透了，她便漲了鮮紅，心裏一動，她眼中含淚嘆道：「哦，牧師先生，你說什麼？你想想什麼？我對你立誓——我對你立誓——」一陣嗚咽把她的話塞住了。

(未完)

讀過「鄭重做人」的疑惑

仲

——求進於我的神奇的不識者。

對蒙先生，我並不認識；只不過有時翻看國風報，聽得他是那裏一位編輯，因為有些社論確是下簽這兩個字的。在這文開首，他說「我們做，是要很鄭重的，不但要做重人，並且要做鄭重自己。」這話雖是老生常談，然而確乎是高潔的。於是我就往下讀去，才清楚這是對於現代週刊的話。漸漸我從文字中，知且對蒙先生看，是差不多是才過二十歲的青年，更知道他是個做痴情者的人物；這樣的品格如今真是稀罕，我很喜歡這位作者。

真奇怪！我不認識他，他却好像是我的史官似的。爲什麼？因爲

我是不祥之兆的作者，換句話說，我即是那位作仲先生（恕我這種黃國人的稱法！）。他說：「……在今年春天曾作過一件讓旁人看了很傷心的事，那死去的女孩子的朋友，到現在提起來尚且死不了，就讓我未曾知道有一面之識的人，聽到了也未免慘然。但是我從未見不祥之兆的作者對他？」有什麼憶念的表示，聽說他更活潑了！」

這件事情，至少是在下生命中可記憶可追悔的一件事，因爲我充做了一位「負心人」；但是我竟想不起來這位死者是誰，於是問我國家的人，他們都不會替我記起這我件事——於是問最知己的朋友，都搖搖頭；我又向那些最生的朋友，也是搖頭——奇怪。這位先生不知從何知道我的身事，竟詳細到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又說：「這豈不是被現代週刊式的思想所教訓的結果嗎？」他真是我的好朋友，多謝這句話。不過，現代週刊只出了第一期，不清楚我前世什麼地方曾受教訓於現代週刊式的先生了！他與可憐我，因爲我受「壞結果，自己竟不清晰。總之，我是誰的門生好像他也知道！」

假如我能因薄情而氣死一兩位女子，是多大的樂事！可惜仲先生骨節軟，根本不配！自然，這感也是我的光彩，值得一位女子氣死，值得對蒙先生聽後慘然「好重字眼」，你們大家想一想，我是如何的小漂亮人物？

關於現代週刊的話，據說到仲先生烏有之鄉的私事，這樣的批評者，未免太感情用事，我這位仲先生真慚愧，竟無福消受這樣好的真須有的小傳，總算後生無福，辜負了這位不認識我的佳意。對蒙先生不希望人家容覆，所以只好寫到此地爲止，因爲現代週刊既與我無關，而我「能夠稍微反省一下，也少造些罪孽——」

「最末我仍舊要說，」希爾約蒙先生開一次例，關於「春天這件事情細為剖解一番，以使伊先生好記到頭裏，實在萬謝！這篇偷了」鄭重做人許多佳句，因為「學會了作賊，一定要先偷他的。」特此聲明願約蒙先生努力於「重做人！」

教育叢談

彼格羅(M.A. Bignon)的性教育 (續) 華 清

第三章論解決兩性問題之教育組織，謂性教育之職分在繼續不斷的改進個人及社會生活中性的狀況，其目的在使人對於兩性問題有嚴肅的，科學的，敏驍的應付，對於性的行為負社會上，道德上，衛生學上的責任，及討論個人性的衛生和道德與社會的病症之關係。

第四章論性智識之教師，謂教授性智識，最好是教員與學生是同性，而教授者須為已嫁之婦人，兒童最先得性的智識，大概是從其雙親，或親密之成年者，不十分優良之教師，不應担任這種教育。第五章論可作性的生活指導之書籍，謂此書倘若采長好，不必私自地讀。欲避免長時間的引起兒童關於性的特別注意，以用小冊子為宜。至若有名的文學書中亦常有此類教訓。但特別寫此書者則有害

第六草論青年期以前之性教育。(十一歲至十四歲以前)謂當特加篤致於兒童本通精以前，並於不衛生之習慣如手淫等，須加以衛生上或教育上之救濟。

第七草論早青年期之性教育，女十二至十六，男十三至十七，謂以生物學上的觀念作基礎，並對於男女各以科學上的事實，如兩性生理上的構造及社會上，病症等作為施教之先導。

第八章論對於青年及少壯者，所施之特別性教育，謂當便於對於婦女之態度為有禮的，對於愛及結婚的觀念，非常明瞭了，示以未結以前須節慾之理由，及關於娼妓之重要知識如花柳病等，使知男子禮貌之必要，及性的生活中自制之重要等項。

第九章論方成年的婦女所施之特別性教育，謂青年婦女對於男子，應有其理想之入物，也應該明白男子自然會入于戀愛，及結婚後為母之義務。於兩性應有樂觀的及審美的觀察，對於娼妓及跳舞服裝，書等應加以觀察。

第十章論各家對性教育之批評，引五人之意見作代表，而作者則皆加以反駁，證其謬誤，惟於末段仍申明對於合理的批評，願以科學的態度，研究而容納之，以求改良。

第十一章論性教育之過去及將來，首述康倫首倡此種運動，及歐美現在所已成立之此種社會，次述此種運動在美國所經之步驟，末述性教育有助於社會衛生及兩性道德，能使青年成為社會之一種優良分子，將來在教育中必佔一永久的地位。

第十二章則專門介紹關於性教育之書約百餘種，分類排列，以便於讀者之選讀。

彼格羅氏對於性教育可謂言之詳矣，作者以為吾國性教育之不可緩，特將彼格羅之性教育主張略供獻，以引起社會之注意，有教育之責的人，幸毋忽略。